

清水真烈似

杨风华
玄述贵 著



王



中国文联出版社

清水真烈传

杨风华 玄述贵 著

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水英烈传/杨风华、玄述贵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0

ISBN7—5059—3860—6

I. 清… II. 杨、玄 III. 清水英烈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N. 125.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218 号

书名	清水英烈传
作者	杨风华 玄述贵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沙雁
责任印刷	白城
印刷	北京海滨海丰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30 千字
印张	1 1/4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BN1—5059—3860—6/1.2778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本书作者研究作品合影



杨风华

玄述贵

杨风华：山东省阳谷县杨堤口村人，年少即喜爱文学，八六年开始发表作品，九〇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杂技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全国《金瓶梅》研讨会，在省级以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小说作品八十余篇，是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中国杂技艺术协会山东分会会员、中国第四届《金瓶梅》研讨会会员、阳谷县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玄述贵：河南省台前县梁集人，先后在县教育、政法、文史任职，并任政协台前县委会常委、台前县周易研究会会长、濮阳市周易研究会副会长等，一九九六年新加坡授予“当代易学家”称号。曾主编《台前县志》，著有《台前抗战史话》、《阳宅百问》、《大六壬金口诀实用预测学》等。技术职称：编辑、河洛易经学院命理教授。

内容提要

清朝乾隆中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期，贫富之差和官府贪敛腐败促使群众性的抗租、抗粮、抗差斗争此起彼伏，遍及全国。乾隆三十九年，清政府用兵金川（四川茂功县），地方官吏乘机加税。濒临黄河的寿张县，水大则淹，水少则旱，少地无地的农民难得温饱，地方官吏的重赋与额外加征，使他们本就困难的生活更加难以以为继，除了起义反抗，他们别无选择，于是王伦用清水教作掩护，联络广大农民以“反对额外加征”为借口，发动了农民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王伦，山东阳谷县（清朝为寿张县）党后王村人，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个颇具才华、而因赋税徭役被迫弃学充丁的农家子弟。他在南旺镇京杭大运河清淤时投师白莲教徒张既成学艺，并与在官衙当差的同门师兄仙鹤龄结下仇怨，仙鹤龄甘为朝廷效命，不惜用慢性毒药杀害师父、师叔、师伯来为自己升官发财铺平道路。王伦和义弟林哲得师祖袁公溥授艺，武功大进，从此行侠仗义成为鲁西一带享有盛誉的英雄豪杰，并被同道称着“圣手美髯公”。尔后通过寿张显庆寺住持梵伟大师结识了兗州“双尾龙”孟灿，救国太技服堂邑“虎爪”顾六，威望招来“朴刀将”杨武、“四方将”吴清林、“镇街虎”回吉仁等，在德州搭救的被总兵格图肯陷害的马戏班乌三娘等一班杂技艺人，成为日后清水教的得力干将。众雄齐心归一，成立了以王伦为教主的清水教，运气治病，习武强身，使鲁西一带农民纷纷入教，并迅速发展到直隶、河南两省，衙役、兵丁成为清水教徒，引起寿张知县沈齐义的恐慌和不满，他联合阳谷县、梁山营捉拿教首教徒，身为清水教徒的寿张县都头刘焕、李旺二人及时报知王伦，众头领不甘坐以待毙，在潜入京城刺杀乾隆未遂的情况下决定铤而走险起义反

抗。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夜，里应外合攻陷了寿张县城，杀死了寿张知县沈齐义，在堂邑张四孤庄同时起义的王经隆到寿张和王伦汇合之后，连续攻下了阳谷、堂邑、临清旧城，并围攻临清新城。曾两败德州总兵格图肯，三败兗州总兵惟一，并杀死寿张营游击赶福，山东巡抚徐绩在柳林兵败几乎被擒，清水教义军日渐壮大。王伦、孟灿等大多数起义将领以为攻下临清咽喉之地，然后顺河北上直取京都，即可迅速推翻满清王朝，但义军缺乏训练，清庭元气未伤，虽然乌三娘极力劝其避走山区，被眼前胜利冲昏头脑的王伦等主要头领并未采纳，新城鏖战使守城清兵弹尽粮绝，也使清水教义军伤亡惨重，同时给清庭留下了调兵遣将的机会。乾隆派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带京兵一千，火枪手五十名，以及十数名大内武林高手，并调集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兵力围剿临清，舒赫德斩德州、兗州两总兵鼓舞士气，清军将士人人争先恐后，义军内无坚固防御工事，外无接应，被清军攻破防线，一时间房舍被焚，尸体塞巷、血流成河。穷途末路，王伦在杀死仙鹤龄之后，为了掩护其他义军突围，搭救被掳眷属，故意暴露行踪，吸引更多清军，最后王伦在汪家大院阁楼上举火自焚。大批将士被杀被抓，起义军众眷属被掳后分封给清兵清将为奴，备受凌辱，以王伦四弟王枢为首的突围将士利用各种办法拯救受难眷属，又发生了许多动人故事。

本书是根据大量详实的史料和运用小说的虚构艺术手法创作而成，它再现了王伦一班侠义志士，惩贪官、除恶霸，最终被迫揭竿起义的经过，故事脍炙人口，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是一部比较完整、详实介绍王伦起义的传记性小说，作者愿以此书奉献给希望了解王伦起义历史和故事的人们。

目 录

第 一 回	结金兰兄弟共患难 受欺侮拜师学艺	1
第 二 回	扬州城惹祸投师祖 泰安镇仗义斗恶霸	12
第 三 回	赴兗州兄弟巧相逢 暗投毒鹤龄叛师门	22
第 四 回	探双亲梵伟言未来 报怨仇王伦毙恶贼	36
第 五 回	显庆寺方丈退追兵 孟家庄三杰相聚会	46
第 六 回	铁胳膊赴宴退英雄 不肖徒生怨死非命	56
第 七 回	赛金刚乘危困林哲 仙鹤龄恃强胜三杰	67
第 八 回	学大法师祖恃绝艺 治顽疾王伦会都头	76
第 九 回	显绝艺王伦服颜六 要奸计知县埋伏兵	85
第 十 回	寻义弟无意听毒计 抱不平有心救清官	95
第十一回	花满楼王伦寻证人 御史府众雄擒恶贼	106
第十二回	寻心上英雄逢多情	

	见美色恶贼生歹心	114
第十三回	乌三娘失陷总兵府	
	哈得保中计作人质	123
第十四回	换人质王伦巧安排	
	重相逢夫妻难合璧	132
第十五回	显庆寺立教称清水	
	乌三娘初练天魔功	143
第十六回	仙鹤龄夜探后王庄	
	乌三娘中邪受内伤	153
第十七回	过张秋演说黑龙潭	
	遇百毒姐妹遭凶险	161
第十八回	李士杰护花兼得艺	
	乔令功妹祸荐四杰	170
第十九回	众恶贼挑畔后王庄	
	王志尚死葬龙虎穴	179
第二十回	袁公溥预见料后世	
	乌三娘巧遇众小将	188
第二十一回	搬是非知州收贿银	
	莫须有武举坐大牢	196
第二十二回	乌三娘盗印惊州官	
	吴兆隆出狱入清水	207
第二十三回	美髯公技服无人敌	
	朴刀将力胜赶游击	218
第二十四回	闫吉智告密贪赏银	
	沈齐义筹划灭清水	228

第二十五回	乌三娘行刺紫金城 闫吉祥泄密坐牢狱	241
第二十六回	陷寿张清水教聚义 惊事变叶总兵救城	251
第二十七回	破二县清水教势盛 走张秋惟总兵败逃	262
第二十八回	徐巡抚柳林险遭擒 清水教临清战清兵	274
第二十九回	起义军轮番攻新城 乌大经单骑搬救兵	286
第三十回	张北鲁遂平调援兵 何巡抚奉旨拒叛逆	298
第三十一回	许时中酒店设陷阱 张北鲁劫牢救人质	310
第三十二回	生怨恨淫妇偷告密 中埋伏师徒陷囹圄	319
第三十三回	吴兆隆两狱攻城计 福森布首掘王家坟	328
第三十四回	许时中巧演双簧计 张君慧害人先害己	337
第三十五回	再施毒张君慧救人 庆纳新张北鲁洗尘	345
第三十六回	五小将行刺乌参将 林国公舍身全金兰	352
第三十七回	求主动义军人清河	

	袭清营杨垒遭枪击	362
第三十八回	舒赫德三路攻旧城	
	清水教浴血抗清兵	371
第三十九回	舒赫德斩将鼓士气	
	清水教喋血损兵将	380
第四十回	汪家院王伦除仇敌	
	德州城王嗣处极刑	389
第四十一回	涉逃嫌叶信入监牢	
	救眷属王伦故现身	398
第四十二回	诈称号孟灿甘受缚	
	拒擒捕王伦自焚身	406
第四十三回	舒赫德缘坐众眷属	
	秦震钧奉旨理善后	412
第四十四回	丰泽园乾隆开御审	
	受牵连范李遭贬职	421
第四十五回	秦知州终得月娇女	
	乾隆帝歌叹临清州	429

第一回 结金兰兄弟共患难 受欺侮拜师学艺

诗曰：岁月悠悠千百载，王朝帝主历兴衰；
黎民百姓遭灾难，权贵宦达登显台；
壮士豪雄如逝水，正文片章似浩波；
运河喋血惊环宇，盛世华年悲惨歌。

话说清兵入关，历经三世，到乾隆掌位，天下一统，百余载沧桑岁月已使满汉基能和平共处，各行各业一派繁荣，历史上称之为“康乾盛世”。乾隆不失为一代明主，励精图治，整顿民情，减赋均徭，但又好大喜功，风流成性，在京城久坐心闷便时而微服出访，下江南，登岳麓，游历大江南北。乾隆南巡大都走水路由京杭大运河坐船南下，加之南粮北调，大运河因而成为明清时期南北主要交通干线，每年沿河州县要派出数百万民工清挖河道，以保畅通。

却说这京杭大运河济宁州地段，有个南旺镇，泰山水系流经与南北大运河在此处交汇，流水带来大量流沙，淤积十分严重，因此这里要经常驻守大批劳力清挖，自元明时期就有“出了南旺铁，一家人抱头哭”的谚语，但凡摊了丁的民户，不管河种原因都必须抛家离小上河出工。有钱人家可以花钱雇佣代替，一般农户雇不起只好出工，否则将按违抗圣旨罪论处，轻则抓监坐牢，重则以对抗朝庭之罪杀头问斩，一些地方官员伺机大捞钱财。

乾隆十二年秋，沥沥细雨已经下了三天三夜。河滩上人群如蚁，民工们穿织如梭仍然干个不停。滩堤派泞，加上挑着担子，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筐滚下河去，一个个像泥猴似的已浑身湿透。因上边传下话来，说近日皇上南巡要路经此地，故而虽

是阴雨绵绵，清挖仍不能停止。民工们心里都怨恨不已，但谁也不敢停留半刻，监工撑着雨伞，瞪着两眼，凶神恶煞的，稍有懈怠就会挨皮鞭。

是年，鲁西平原少雨干旱，庄稼歉收，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清庭虽对清淤民工有专用口粮，但因层层盘剥，发到民工手里，已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根本难以填饱肚子，加上连日阴雨，柴火难升，民工们只有啃凉窝头充饥。

已是过午时分，雨照常下个不停，民工们早已是饥肠漉漉，监工仍不让民工休息。这时，就见一个十五六岁左右的少年挑着一担泥沙，步履蹒跚地向坡上爬来。脚下太滑，每向上爬一步都十分困难。好不容易爬上坝顶，脚下站立不稳，一个趔趄向后便倒，人随肩上的箩筐顺着坝坡向下滚去。

也是合当有事。人在堤坡上打了十几个滚总算停住了，可箩筐并未停住，而且越滚越快直向站在半坡的监工撞去。少年意识到后果，便高声喊道：“快闪开，闪开！”监工正朝民工吆五喝六，不提防上面滚下来的箩筐，待听到喊叫扭头看时，那箩筐已滚到跟前。监工是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见箩筐撞来，身形一纵，一个旱地拔葱跃起丈高，身形未落地便寻找袭击他的人是谁。他很快发现了刚爬起身且吓得发呆的少年，顿时大怒，骂道：“好小子，竟敢暗算我，找死！”脚尖一拧几个飞跃已来到少年面前，抡起皮鞭就打。那少年一面用双手护住头，一面哀道：“大人息怒，我不是故意的。”监工一边抽打一边骂道：“臭小子，竟敢暗算我，叫你尝尝大爷皮鞭的滋味！”皮鞭浇着雨水抽起来显得格外响亮，让人听了揪心。众民工看着监工行凶，心中感到无比愤恨和同情，但谁也不敢出面阻拦。

突然从堤坡上冲过来一个少年，大声喝道：“不许打人！”监工闻声一愣，抬头见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长得中等身材，细腰

乍背，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两眼怒视着透出一股英气，监工骂道：“兔崽子，想管闲事不是？我看你也是肉皮痒痒了！”少年怒视着监工毫不畏惧地说道：“他年龄这么小，又连日冒雨干这么重的活，早已筋疲力尽，不小心冲撞了你，何至于往死里打！”监工冷笑道：“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教训起本大爷来了，让你尝尝逞能的滋味！”说着抡鞭就打。这少年本想躲闪，怎奈监工皮鞭抽的迅疾，顷刻间便挨了数鞭。先前肇事少年见别人因自己受鞭笞，有些不忍，便爬上前抱住监工腿哀求道：“大人，不管他的事，都是我的错，打我吧。”监工并来因他的哀求而罢手。这时就见坡下有一中年人，疾步如飞般冲上何坡，少时来到监工身边，探手轻易地抓住了鞭鞘，监工扯了几下未扯动，回头见鞭梢被人不知何时抓住，感到来者不善，盛气减了减，问道：“你是何人，因何拦挡？”那中年人道：“监工大人，俺们民工连日冒雨抡泥，已是筋疲力竭，大人怎可再施之以鞭！”监工把头一仰说道：“这是上边的旨令，谁敢不从！”民工们见有人出头胆子也大起来，都停下活围拢过来，嚷道“这样干，还不得把用人累死！”“还拿俺当人待吗？”监工把眼一瞪吼道：“干甚么，想造反不曾？”“怎么回事？”这时过未十几衙役抓着一位官员撑着雨伞东到堤坝上，监工见了慌忙过去见礼道“沈大人，这些刁民想聚众闹事。”“聚众闹事？”姓沈的官员清了清嗓子说道：“挖河清沙乃朝廷重要工程，谁要胆敢带头滋事，定将严加惩办！”仙鹤龄一指中年人道：“大人，就是他带头罢工生事，现在我就把他抓起来！”沈大人一摆手道：“慢着，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施以撞手的那中年人抱拳施礼道：“草民张既成，是寿张县民工工头，刚才有个民工因劳累过度，失手冲撞了监工大人，发生点说会，请大人明察。”这沈大人乃汶上县知县，名齐义，字立人，浙江乌程人，乾隆九年中举，十年用为冠县知县，后调汶上。当下听了张

既成之言，又看看天空，便道“皇上南巡近日将路过此地，清挖决不可懈怠，如若聚众滋事，定将严惩不贷！仙鹤龄，众民工连日冒雨干活，的确十分劳乏，暂且歇息半日，明天继续上工就是。”说罢带衙役离去。众民工听说歇工，皆欢喜不禁，把挨打少年搀扶到工棚内。

后来管闲事的少年忙谢张工头救助之恩，张工头说道：“不必客气，两个小兄弟是哪里人氏？”少年道：“在下王伦，乃寿张县晋王庄人。”先前肇事的少年道：“我叫林哲，寿张县林坝人，刚才多亏了二位，不然还要吃大亏。”张工头道：“这么说来都是近乡邻，我这里有些药快给林兄弟敷上。”王伦帮着把林哲衣服脱下，将药敷在伤处，张工头双手运功帮林哲疗伤。林哲刚才还浑身疼痛难忍，少时便觉得热辣辣的，疼痛减轻了许多。王伦见张工头精通武艺，很是羡慕，便央求道：“张大叔，您教我武功吧，如果我也有身好武艺，今天非教训教训那姓仙的不可！”张既成环视了一下讪笑道：“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哪敢收徒，还是以后跟名师学吧。”话音刚落，忽听外面有人高声叫道：“姓张的，快出来与我一较高低！”有民工出去看后慌忙回来对张既成道：“张工头，大事不好，监工大人找你的茬来了，赶快躲躲吧。”张既成道：“他找我何事？我去看一看。”王伦拦住道：“监工大人是来找茬的，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您刚替林兄弟疗完伤，还是不要出去，免得吃亏。”其他众民工也纷纷劝道：“和官差斗吃亏的是咱们，还是躲躲吧！”张既成一笑道：“诸位不必担心，我又没犯什么罪，出去看看无妨。”来到屋外，对仙鹤龄道：“不知监工大人是否唤我？”仙鹤龄道：“姓张的，刚才你在工地上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抖尽威风，武功一定不凡，今儿我要和你见个高低！”张既成道：“对不起，监工大人，刚才在工地上，我也是情急之下冒犯了大人，诸大人海涵，至于比武之事在下决不敢答

应。”仙鹤龄道：“若无三把神砂，怎敢造反西歧，没有惊人的本领，也不敢广众之下卖弄，我定要与你见个高低！”张既成一抱拳：“以在下三脚猫的功夫，断不敢与监工大人以歧高低，阁下请回，恕在下不能奉陪！”说罢转身就走。仙鹤龄一见大喝一声：“休走！”挥拳朝后心打来，眼看拳打到身上，就见张既成将身一侧躲过，仙鹤龄见拳走空，使拳为掌搂肩劈下，张既成又将头一偏，右手中指和食指似把铁钳将来掌夹住，运力向外一翻，然后一送说道：“请回。”那仙鹤龄身不由已向后倒退了数步，脚下泥泞差点摔倒，张既成径直走进帐篷。仙鹤龄欲待叫住，转念暗道：“此人内功深厚，必定是个高人，我须探明了此人来历，再与他计较。”心中快快地也回衙中。

次日大雨如注，民工们卖在无法上工，沈齐义命令暂停清挖，待雨过天晴再上河，这正好让林哲养伤。张既成发功疗伤，林哲伤痛消减很快。民工们闲着无事围在一块谈到当今世道，满人欺压汉人随意圈地胡为都愤恨不已，有的竟说不如联合起来，推翻满清光复大明，胆小的急忙制止，说传出去要杀头的，王伦林哲像两只小猴子在中间跳来跃去，也跟着诉说心中感受。

到了第七日上，大雨终于止住，天气放晴，因河滩松软难以施工还必须等候。这日早早吃过晚饭，王伦约了林哲同到分水龙王庙闲逛。王伦和林哲通过这场变故已成为好伙伴，分水龙王庙建在河西岸突兀之处，占地百余亩，殿宇金碧辉煌，楼台亭阁错落有致，红墙围绕煞是壮观。站在庙前朝东一望，只见瀚河水势汹涌，流人运河分流而去。王伦忽然想起三七分水的传说来，便对林哲道：“人都传闻请河之水流人运河，七分朝天子，三分运皇粮，咱何不试试？”林哲说：“怎么试法？”王伦找来十个小木棒掷到水中，就见那十个小木棒被浪窝旋的团团转，少时竟自动分成两股，七根向北流去，三根随波南游。王伦惊讶道：“果

然是七分朝天子，三分运皇粮。”林哲想起所挨皮粮之苦，不由高声骂道：“什么天子，狗皇帝！他游山玩水，却让我们背井离乡在此受苦，天若有灵叫他船毁人亡！”王伦闻言忙说道：“林兄弟小声点，这话若让官府的人听见可了不得！”林哲道：“怕什么，顶多杀头就是。哎，王大哥，咱们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不如咱们结拜为兄弟如何？”王伦高兴道：“好，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二人撮沙为炉，撮草为香，双膝朝南跪倒宣誓道：“我二人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磕罢头王伦道：“我长你两岁，你是兄弟，以后咱们相互照顾，有福大家享，有难共同去克服。”林哲道：“大哥说的是，我以后有难大哥帮我，大哥有难我就是豁出性命也帮大哥解难。”王伦道：“兄弟不要说这话，我们两个只要人老终年，快活一生。”二人又坐了些时候，便顺着河堤向北走去。

玉兔东升，雨后夜空显得格外清新。龙王庙后面是一个挖沙堆起的土丘，足有十丈高，上边栽植了树木茂密成林，二人走到树林边，忽听里面有动静；二人遁声寻去，原来有人正在林内练功，就见他招势沉着有力，拳出树枝摇，后东由慢渐快，待到一掌朝前推去，听得“咔嚓”一声一棵碗口粗细的柳树渐为两截。“好！”二人不觉鼓掌叫好。喝彩声惊动那人，那人收住拳势问道：“谁？”二人细看认出练功看竟是张工头，忙走上前去，“扑通”跪倒，口称道：“师父，请受徒弟一拜。”张既成见是王伦林哲二人便道：“快起东，我有话说。”二人道：“师父不答应，我们就不起。”张既成道：“好，前几日我在众人面前故意推脱，不过是怕人多嘴杂，免得无故招惹事端，今晚再次撞见你们也是缘分，我就收下你们。”二人高兴地连连磕头道：“谢师父，徒儿拜见师父。”张既成又道：“我收下你们为徒，不过得依我三件事。”王伦道：“只要肯教我们武功，就是三百件也行。”张既成道：“第

一，如做我的徒弟终生不可违背师命，师父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二人急忙道：“那还用说，师徒如父子师父说的话我们绝对服从。”张既成道：“第二，学成之后不可在人前卖弄，尤其眼下跟我学武，必须每晚到这里来学，不可让他人知道。”二人又急忙答应道：“行，我们决不让其他人知道。”“第三是学成之后决不可恃强欺弱，要敢于行侠仗义。”林哲一听乐道：“师父，您请好吧，这些俺都能遵守。”张既成高兴地说：“好好，快起来。”王伦问道：“不知师父练的是哪门拳法？”张既成道：“此乃白莲教所传义合拳，当年徐师祖起义失败，教徒败遍各地，流传至今。”二人听说师父是白莲教，又惊讶又高兴，说道：“师父一定认识许多白莲教的人吧！”张既成道：“如今白莲教已不复存在，且乃先朝反抗官府的组织，千万不可在人面前提起，今晚时候不早，明晚饭后再来这里，传授你们武功。”三人次第回去。

次日吃罢晚饭，二人便偷偷溜出来，早早到树林等候。少时张既成也来到。他从基本功教起，直到长拳短打，一一悉心传授。二人白天干活晚上练武，活儿再累也不间断。转眼两个月过去，他二人非但没被重活压倒，反倒力气大增，远非昔日羸弱无力的小伙子了。张既成又以树枝代兵器，传与王伦一套六合枪法，而林哲喜欢剑法，张既成将剑法传之。王伦记得快，悟性强，张既成又把一套运气疗病之法传与王伦，让其慢慢领悟，王伦熟记心中有空就练，不些时日内功已有了根基。

这日王伦林哲吃罢晚饭又悄悄溜到营外练功。月光皎洁，亮如白昼。有道是：“冤家路窄。”二人晚上到树林偷偷练武终于被仙鹤龄给碰上了。仙鹤龄对张继成出手教人，沈齐义不予惩办让他面见大典的事心中闷闷不乐，这晚吃罢晚饭定出营帐闲逛，无意间发现有两个人影顺着河坝向北去，不由怀疑道：“此二人远离营房，鬼鬼祟祟的不知做何勾当”便跟踪追去。